



河上事

□权莹

这是一条六十年代人工挖掘的河流,她弯弯曲曲,连着西沙河通往滨海潮沟,所以人们叫她潮河。她虽然年轻,但我每每站在她身侧,总觉得,在久远的光阴里,我曾涉水凌渡,在冰凉的河水里,过了如浮萍似游鱼的几生。

这个春天,我又在滨北来回踱步,去听那潮河的风声,任思绪随节气更迭逐渐臃胀起来的水势而起伏跌宕。几经辗转,纵使再闭塞的人,也总有或多或少的潮河往事流传到耳边,令我最为唏嘘的,必然是那个老女人的事儿。因为她是坊间传说中,我曾面见过的人,别人提起她的时候,我会在脑海中自动为她画一个像,她在那画像里,面容枯槁塌陷,面上无悲无喜,就定格在我第一次,也是唯一一次见她时那样。

那时我年岁还小,去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,吃过了流水席面,就到了送新人去婆婆家的流程。亲朋好友齐聚,将本就不大的农村院落挤得膨胀起来,鞭炮砰砰作响,烟火如奔,激起一波一浪闹嚷嚷的红尘。

她打着包头,走在人群最后,我渐渐被人群落下,和她走到了一处。在送喜的人群里,她那一身白灰色衣衫显得格外突兀。我闻到她身上独有的老年女人的气息,像一只衰老了的牝马在铺满青草和粪便的圈里打滚。

还是她先开口,说:“你扶扶我吧,我走不动了。”我正有此意,我也走不动了,正需要一个人相互搀扶着往前走。我挨着她的身

在籽粒日渐丰满的石榴树下,我等来了快递员,办理好相关手续,我把精心挑选的图书打包发往了新疆乌帕尔镇。直到这一刻,才好似去掉了一桩心事。算算时间,从新疆旅游回来已有半月,那里连绵起伏的高山、如网似脉的河川、广袤无垠的草原、群群团团的牛羊、星星点点的毡房……仍然白天在脑间萦绕,夜里又在梦中重游。

但是我此行收获的何止是风景。那天,我们的车辆在一处叫乌帕尔镇的原野上奔驰,车窗外,大片大片养眼的绿色一掠而过,瓦蓝的碧空中,云朵高远,有金黄色的麦田在微风中波浪般涌动。一行人禁不住为此美景驻足,正在大家下车游玩,相互拍照之际,“咩——咩——”几声羊叫从不远处传来。原来在一处麦田边上,有几只农家散养的羔羊正在吃草,我们踩着高低不平的田埂走近这些羊群时,恰好路过一片果林,当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嗅到了一缕淡淡的果香,这才欣喜地发现在茂密的绿叶间,一枚枚黄里透红的鲜杏压弯了枝桠,几乎让人触手可及。这简直是不可抵挡的诱惑,大家纷纷摘下来放到嘴里品尝,可没想到刚吃了一口,这来自新疆的鲜杏瞬间就将我们征服,那异域的果香,蜜汁一样的甜度充斥在味蕾间,我们已经忙得顾不上赞叹,纷纷在树下寻觅合

适的目标,准备大快朵颐。忽然,游伴拍了下我的肩膀,我顺着她眼神侧头一看,原来一位裹着维吾尔族头巾的妇女不知何时已经来到近处,正盯着我们这帮不速之客。大家赶紧缩回伸向红杏的手,并快速咽下还未吃完的鲜杏,纷纷双手合十,有些尴尬地向这位女子表示歉意。那位大姐两手比划着向我们不停地说话,可大伙儿一句也听不懂,后来,她一看实在与我们无法沟通,便转身急急向自家的篱笆院走去。我们几个则不安地互相看了几眼,一时不解其意,游伴中,忽然有人猜测那位大姐可能是去叫人了,也有人说不用怕,新疆有一分钟治安圈,假如真叫了人来,为难咱们,就抓紧报警。

当我们一行已经准备溜走时,很快又听到身后传来大姐的吆喝声,大家紧张地回头一看,原来这位维族大姐正手举着一个塑料兜,面露笑意,向我们招手。我们这才明白大姐回去的意图,一帮人紧张的情绪顿时烟消云散。大姐动作很利落,她把树上的一颗颗红杏摘下来放到兜里,还比划着让我们也一起摘,见大姐这样实诚,我们也就没再客气,一颗颗红杏很快就装了个满兜。最后大家伙一致商量要给对方付款,可谁也没拿现金,我拿出手机向大姐要收款码,大姐却一个劲地摆手,并急切地把一兜杏往我手里

塞。我明白这是要送给我们,但这怎么好意思收下?在异地他乡,我们这群游客如此突兀地闯入人家的果林,只不过是萍水相逢的缘分。双方正在推让之际,一个小朋友从篱笆院里走了过来,他用普通话和我们亲切地打招呼,随后笑着说:“我奶奶说了,这杏是自己家里种的,让你们带着路上吃,不要钱,因为内地的人也经常过来帮助我们,我的老师就是内地援疆来的。”我们听后不由大为感动,纷纷一个劲儿向对方致谢。是啊!在遥远的新疆乌帕尔镇,在最平凡最普通的一户人家身上,在这片充满淡淡果香的果林下,我们感受到了当地人的友好、纯朴、率真,也真切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热忱。

后来通过交谈得知,这位小朋友还在上小学五年级,由于此处位置偏远,有一些课外图书是他们这里所缺乏的。于是我们几位当下就商议好了,投桃报李,回家以后一定要给他邮寄一些书籍过来。我向小朋友要来了具体地址,表明了我们的意图,那位维族大姐也高兴地热泪盈眶,拱手向我们一行致谢。

那天,当车辆缓缓驶离乌帕尔镇这处麦田边的果林时,我们不舍地挥手道别,而这一程的风景定格在脑海里,仿佛也带着淡淡果香,在心间久久弥漫……

夫,三十冒头就在修潮河下河工的时候病死了,留下三个男孩要她抚养。那个命运还不放过她,问她能不能顺从,她依旧不从,一心只照顾三个儿子,后来那三个儿子在成年后纷纷早亡,她的命运辗转成尘,令人唏嘘。

当年我听到这个故事,狠狠倒吸一口凉气,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那个释义。我只在后来的岁月里,经常梦见那一张脸。那张仅见过一次,因枯槁而凹陷的脸。那老女人的脸在梦里初时还是毫无表情,后来就见她在潮河边哭喊。“还我丈夫,还我儿子……”我形容不出那种悲怆。我常读山海经,以为杜鹃泣血也不过于此。

这个春天,我又在滨北来回踱步,听着潮河的风声。潮河岸边,垂柳妆成华盖,将河床紧紧庇佑。河水一片澄澈,全不似梦境中老女子哭喊时的阴冷悲怆。那些陈年事,从不曾在这片年轻的河床上留下丝丝缕缕的痕迹。岸边车马熙来攘往,唯有我的思绪如隔座送钩的春酒,无论如何不能在一个席面间就饮完。而年轻的潮河,还在引风而来,河水沉沙,以涔涔水波催动沿岸垂柳,令它们迎着春风,释出许多柳絮来掩藏所有踪影,而我在款动的白色绒毛边角,在指尖颤动如蝶之际,从那河流朱唇半开、贝齿将露的那一刹那,还是读懂了这条河流的心思。

此刻的潮河,她正以相思示我,而我如见刀戟。

环岛

□杜鹃

在一些必经途中
我常驶入一些环岛
不同于笔直马路的
一眼望穿,环岛给了我
更新的体验

流连于风与景的转换
我会纠结于
来自四面八方的出口
抑或在转弯圈

像一只迷途的羔羊
我迷失于一些箭头的指向
在必经的路途里
有时日复一日
我感觉自己
始终走不出
一座巨大的环岛

没什么大不了

□顾召营

没有什么大不了,没有什么放不下
路边蓝灯静静亮,像微笑的月亮船
云朵也很调皮,飘在天空不散去
我手中的小云朵,变成忧愁随风去

没有什么大不了,生活是一场旅行
我们都是探险家,跌跌撞撞,起起落落
路途虽然遥远,但总有尽头
走过就有成长的足迹,每个角落都有风景

没有什么大不了,拍拍尘土站起来
每个人心中,都住着一颗小太阳
即使天空会下雨,泪水也许会倒流
但雨后,依然可以看见美丽的彩虹

没有什么大不了,生活总是出难题
只要心中有爱,有梦想
我们都是智慧的小侦探
脚踏实地不怕输,就能解开所有答案

乌帕尔镇那淡淡的果香

□王晓霞

